

精神明亮的人

19世纪的一个黎明，在巴黎乡下一幢亮灯的木屋里，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：“我拼命工作，天天洗澡，不接待来访，不看报纸，按时看日出。我工作到深夜，窗户敞开，不穿外衣，在寂静的书房里……”

“按时看日出”，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。一位以“面壁写作”为誓志的世界文豪，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，却每天惦记着“日出”，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，当做一门必修课来迎对……为什么？

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，浑身打个激灵。

我竭力去想象、去模拟那情景，并久久地揣摩、体味着它……

陪伴你的，有刚苏醒的树木，略含咸味的风，玻璃般的草叶，潮湿的土腥味，清脆的雀啼，充满果汁的空气，仍在饶舌的蟋蟀……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，岸边的薄雾，红或蓝的牵牛花，隐隐战栗的棘条，一两滴被蛐蛐声惊落的露珠，月挂树梢的氤氲，那蛋壳般薄薄的静……

黎明，拥有一天中最纯澈、最鲜泽、最让人激动的光线，是最让青春荡漾、幻念勃发的时刻。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，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，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，使

我们看清了远方的事物，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，看清了梦想、光阴、生机和道路……

迎接晨曦，不仅是感官愉悦，更是精神体验；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，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。它意味着一场相遇，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，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，获得对个体更细腻、清新的感受。它意味着一次洗礼，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，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、新的知觉、新的闪念、启示与发现……

“按时看日出”，乃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，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。它不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，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，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。

透过那橘色晨曦，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：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！

与福楼拜相比，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？

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，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？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？放弃早晨，意味着什么呢？

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。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今天和昨天是一模一样的“陈”。仿佛

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，永远轮不上新的，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。

意味着不等你开始，不等你站在起点上，就已被抛至中场，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。

多少年，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生命清晨了。上班的路上，挤车的当口，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，中年的光线。

在此之前，一些重要的东西已悄悄流逝了。或许，是被别人领走了，被那“按时看日出”的神秘之人（你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）。一切都是剩下的，生活还是昨天的生活，日子还是以往的日子。早在天亮之前，我们已下定决心重复昨天了。

这无疑令人沮丧！

爱默生在《论自然》中写道：“实际上，很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，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，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。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，但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。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，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，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。”

（王开岭）

■四叶草

雨

旱的时候，想雨。

雨的时候，又盼望阳光。

就像并不讨厌悲剧，只怕自己串演悲角。其实，并不在乎落雨，只是怕走这一条泥泞的路。

眼前有乌云遮蔽看不到苍穹的光亮，但总该相信雨后必有晴天。如你痛哭，也该相信泪后的人生，才有水洗过的清明。踏稳脚步，尽管泥泞的路在雨中。

窗

连一只鸟儿都不来访，有什么关系。总有阳光、月色和可爱的繁星做伴。

一扇轻窗，能框住雨露多变的晨昏，却框不住清风吹送的花香；能看见人生寻常的悲喜，却透视不了浮世曲折的沧桑。

还是打开窗吧，总比玻璃内朦胧的想象要好。

你老是忙着从外面擦拭那些蒙尘的玻璃，总不见明亮；有一天，你从心里面去擦，却蓦然洁净了。

于是你守在心灵的窗畔，将看遍生命一幕幕绝美的风景。

院士心曲

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，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，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，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，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。

严济慈（物理学家）

植物界是人类一刻也不能离开的，因此我也一辈子离不开探索它的奥秘，一辈子向它请教。

吴征镒（植物学家）

知识不仅使人有力量，更重要的是使人有预见。

胡海昌（弹性力学家）

我急于回国的唯一原因，我想，不是我爱美国少一点，而是我爱中国多一些。我爱中国的整个，不仅爱她的美德，而且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……

黄宏嘉（微波电子学家）

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多做一些本职工作，少追求一些“新闻价值”。

邹承鲁（生物化学、分子生物学家）

只有充分承认别人的长处，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。

陈述彭（地球信息学家）



科学就像太阳一样，它把光辉和温暖给世人，而不问其国籍、种族和信仰。

汤佩松（植物生理学家）

万事都有度，失度则失真。度是数的概念，更是哲学概念。

沈鸿（机械工程专家）

合则成，分则败，我们不应当搞杂牌，应当搞一个牌子，那就是“中国牌”。

王淦昌（核物理学家）

真是尊严的原动力。

胡世华（数理逻辑学家）